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得六

山陽王鶴註

治人事天莫若嗇莫如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  
然不憂其兼病除其所以兼病一承天命下  
段百性莫過於此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常  
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唯重積德不欲就達然  
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  
者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道無窮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以有窮而症  
○困非能有國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之所  
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國其根然後營末  
乃得其然也是謂深根固祇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  
真故其因彌大而主強靜然後乃能廣得  
衆心矣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大國則若  
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非其鬼  
不神其神不傷人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  
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道洽則神不

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洽則聖  
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  
為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  
人之為聖也夫侍威綱以使物者治之表也  
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夫兩不相  
傷故德交歸焉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  
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  
聖合道交歸之也  
大國者下流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  
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  
○流也天下之交天下所歸會也天下之牝靜  
而不求物自歸之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雖也雄躁物貪欲  
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  
物歸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大國以下猶云  
以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則附之小國  
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大國納之也故或下以  
取或下而取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  
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小國修下自

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  
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  
道者萬物之與真猶賤也可得在蒞之辭善  
人之寶寶以為用也不善人之所保保以全  
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言道無所不  
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  
之美言之則可以奪眾貨之賈故曰美言可  
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  
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當保道  
以免故故立天子置三公言以專行道也雖  
○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道上之  
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  
所以為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  
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  
免耶故為天下貴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  
無所而不死故為天下貴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為為居以不言  
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大小多少報怨  
以德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敬

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

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故終無難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其脆易泮其微易散雖夫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為之於未有謂其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合把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為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雖作故敗失也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慎終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難爭而為之與難得之貨難細貪盜為之起也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揆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乃詐故難治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反其真也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

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夫曰若肖久矣其細也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天下不匡故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慈而不避於難故正也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尚先度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後遂不止攘無臂仍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謀遠慮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言吾哀慈謀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輪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或於疎欲故曰莫之能知也達於營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禍懷玉被禍者同其塵懷玉者實其真也聖人之所

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清靜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無其清靜行其謙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夫唯不厭不自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自愛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故去彼取此

勇於敵則殺必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必齊命也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孰難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

編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處也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輝然而善謀善乘而見言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輝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抗其亂辟謂之奇也常有司殺者殺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為逆順者之所惡念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強則共物所加也強大處下木之本也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以用也夫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

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復故必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微微司人之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小民又寡尚可便反古况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足不足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信言不美實本實也美言不信本在樸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私自有惟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爲人已愈有物所專也既以與人已愈多物所歸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